



豊川全集

卷六之卷八
侍側紀聞 二三四



14
896
3



896
3

豐川全集卷之六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一及門諸子錄並校

此同學諸子叅閱

侍側紀聞二

六經四子歷聖詳諄為天下後世雷相師之道也而其委曲詳摯不啻慈母之於嬰兒天為天下後世生聖賢聖賢之於天下後世豈但作之君作之師哉仁矣夫

六經四子之說昭如日星生乎其後遵聞行知可矣

而詡詡乎自立宗旨謂爲獨契是舍坦道而蹈岐
途也更若違聖法侮聖言是舍康莊而自納陷穽
爾
立其體達其用則本末畢該矣智以崇禮以卑則知
行統貫矣

就知行之異用言之知者所以明此理行者所以踐
此理就知行之同體言之知之篤實處卽行行之
精明處卽知一而二二而一達此意者合言之可
也分言之亦無不可不達其旨分言之固多失也
合言之亦未得

孔子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孟子則以爲博學而
聖詳說將以反說約孔子之旨得孟子註之而其義
愈顯孟子真善學孔子者乎夫世人世
或問後世書籍繁猥畔道離經之書盈天下先儒以
爲也須焚書一遭其言何如曰此有激之言也抑
末矣今道之不明雖聖經且紛岐於註疏之意見
將遂令道之大明乎且斯道之不明人各徇其所
嗜以爲趨朝焚而夕競其意見以相尚矣可勝焚
能盡焚耶必也道德一於上風俗同於下自朝廷
以至深山窮谷非是上不以教而下不樂習非是

上以爲禁而下耻於爲也離經畔道之書將何所
用於天地間乎然如無關名教之書得如孟子知
言之大賢一是正之以明示當世而使知取衷亦
不可少矣之大明乎且漢唐之不問人言其也
唐有大臣焉陸宣公之謂也其識正其學通房杜姚
宋出其下焉一數其言何如曰此其言之也
文中子之書吾不敢謂其盡真也然其人庶幾乎弘
毅之士矣聖學之爲宋儒開先斯人力也

聖學本天禪學本心子程子見道分明語也然其中
脉絡殊細而意旨殊微也必也身實歷之心實徹
之方可援此爲據耳不然而知不真行不至脉絡
之辨不能清意見之弊不能徹但見言心輒禪之
謬且千里矣一必也親上死長

甚矣夫吾自返於心而無一事之自信也但於知爲
知不知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此一點心烟
爛時在目前耳一必也親上死長
王子嘗言全體大用真知實踐是吾常服續命四物
湯大學一書其本末始終是吾四物湯君臣佐使
炮製服食實法也或曰此旨淵源於何人乎曰六
經四子宋明諸儒無非發明此旨矣但各就其專

重言之故或詳體而畧用或詳用而畧體或詳知而畧行或詳行而畧知又或言體用之詳也而知行之畧或言知行之詳也而體用之畧我則始發蒙於三曲先生既乃遍探六經四子宋明諸儒數十年中融會貫通斟酌調劑始得此中正和平之劑而服之續吾命耳

君子自信而已人言不足喜亦不足憂也必也借鑒以爲勸懲其君子之是非乎

論篤之不可盡與此言觀人用人之法也若曰用言別論篤亦何可廢

無培養無教化縱紛紛文誥民不和也風移俗易亦難矣

誘之利鼓其氣市人可驅而用也必也親上死長平日愛之如慈母教之如嚴師乎

閱夏而冬必易葛而裘閱冬而夏必易裘而葛治國家者法所宜革不苟因也然利不百法不變與其革故以新而徒爾紛更無寧慎守其舊而謹持昭宣耳

成天下之事功者莫要於氣故明主務思鼓之而於兵則尤要御天下之紛囂莫尚乎才故明主務思

擇之而於將則尤要

以學選將難矣然將不知學偏裨可耳大將則不可
通古今達事理明於事君使衆持身居功之道者將
之學也橫槊賦詩下馬草檄抑末矣

學非徒講之謂也然不講則不明以徒講爲戒焉可
矣以講爲戒是欲其入而閉之門終身昏昧矣孔
子而在憂不且深乎或曰然則如之何而講無弊
歟曰講修德卽如其所講而修吾德講徒義卽如
其所講而徒吾義講改過卽如其所講而改不善
行以講而明講以行而誠明誠合而學日新業日

進夫然後弊庶免乎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聖人之教心也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聖人之教術也無是心則爲術似吝無
是術則爲心似泛故教至孔子乃足以範圍天下
論之才乃足以成就天下之才真千古教宗也夫
先其本後其末學之要也重其本不輕其末學之道
也先末而後本重本而輕末要道兩失矣
以欲立欲達言仁者堯舜不能厭其欲也匹夫正自
足於欲以近取諸身明仁方堯舜不能盡近取之
量也匹夫無不足於近取之方功彌實而方彌切

方彌切而量彌弘聖人之見理也圓而精故其為言也含弘廣大亦復切近精實

見彌精則言彌切旨彌遠則言彌近功彌實則旨彌

顯惟孔曾思孟也為然濂洛關閩庶幾矣其餘非

過即不及也

論其事使其事如得於目觀評其人使其人如得於

身見非有知言窮理之學者莫語此無此具而論

古事古人猜枚射覆耳即有得焉幸中也

不經而悞犯可望悟也已犯如未經終於此矣小智

顏子之不善必知知不復行克復之功如此其明且

健也還何從成乎仁何從違乎夫子之嘆為庶乎

有以夫真我輩師也昔文王加王問公昔長不立

高蘇曰有人問先生之學宗旨若何者王子曰自顧

聖無高識不敢自立宗旨如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也

抑祖述大學明新止善之旨而已且吾有見於學

莫術至大學而其學始大至明新止善而其學始體

用工夫統貫無遺也天德王道之大綱在於是內

聖外王之宗傳在於是吾方懼祖述之不能盡其

理也尚何容舍都會而自趨於邊鄙

率性謂道道不遠人是予生平論道之淵源也修道

之謂教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予生平論學之淵源也爲政以德是心足王有天德然後可言王道是予生平論治之淵源也小道恐泥舉一廢百弗敢知矣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君子正已順之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君子行法俟之

聖敬日躋前乎湯者黃帝堯舜禹皆是不獨湯也黃帝曰敬勝怠者吉堯之欽明舜之允恭禹之祗台是物是志也後乎湯者文王武王周公皆是不止湯也文王之敬止武王之敬德周公之無逸作所

仰思待曰是物是志也一至於此顏曾思則終身是言言是矣敬其聖學之宗傳乎

大道難名非知道之言也道安有不可名者不可名必非道也然則何以名之曰子不見率性之謂道子思子一言而盡道之源流盡道之體用綱領舉諸子百家之言無能出其範圍耶或曰然則更能易一言以明之乎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在知性知天曰何爲其在知天曰性者道之源天者性之源也得其源而流可導矣不然者不明於性卽無得於道之淵源也縱有言焉一隅而已卽子思子

此言當面千里也矧能易一言以括之

佛老之言道也知本於性矣而不知順而率之者其用皆性其弊也似乎知道之體而遺其用遺用卽非道道一體用也俗儒之言道也知道之爲用矣而不知所以率之者其體乃性其弊也似乎知道之用而逃其體逃體非道也道該體用也必如子思子率性之謂道一言而體在是用在是源流本末井井源源也盡諸子百家誰能出其範圍乎率性謂道一言而道之源流盡是矣道不遠人一言而道之實用盡是矣中庸其明道之書乎

明於率性之謂道而覺古今之以無爲言道與執方言道舉摸象之見也明於道不遠人之言而覺古今之高以視道遠以求道舉蠡測之見也率性謂道奚云無爲奚可執方道不遠人胡可高視胡容遠求

或有駁先儒語言之病者王子曰不以文害詞可也有猶先儒意見之偏者王子曰不以詞害志可也且子不見寧儉寧回之說出於孔子乎而何病焉或問仕宦之道王子曰明於天道達於人道可以仕矣或曰仕從政耳何天道人道之明達爲也王子

曰升沉遲速天實主之盡吾職盡吾心以俟之不
其心安理順乎心安理順天其能外耶不然亦付
之莫之爲而爲者矣殫心竭忠吾自爲之無歎於
心無愧於分不其天祐人助乎天祐人助仕其不
達乎不然亦付之莫之致而至者矣以此而仕何
仕之不通卽不通焉何心之爲病乎

天道幽人道顯天道遠人道邇君子盡其顯且邇者
而已幽且遠者何知乎然顯者盡而幽在是近者
盡而遠在是

君子之身天地萬物之身也而統貫者在一心攝心

者在一敬敬其天地萬物之樞紐乎左傳曰敬者
德之聚又曰敬者德之興其此旨乎自是之其在
自強不息重言敬者孰如易無逸作所切言敬者孰
如書無不敬者天德王道之淵源也豈獨禮經三
百三千之要領

孔子調心之精神是謂聖余調心之精神是謂敬或
曰不幾異孔子之言乎曰子以爲有二心耶無逸
作所心之所以敬也聖敬日躋敬之所以聖也分
屬之敬者工夫之兢翼聖者造詣之精純一之似
乎洽矣統貫之惟工夫之兢翼乃以成造詣之精

純而造詣之精純實由工夫之兢翼正二之而不
得也故聖學以敬爲至本求聖人者求之敬而已
王子曰心之危微堯舜精言之心之存亡孟子詳言
之堯舜者道法之淵源孟子者道法之統宗也而
世儒每指言心爲禪宗嗚呼率天下之人皆逐外
義襲必此言也夫宇宙安得有真學術安得有真
治功哉或曰程子固言聖學本天禪學本心矣然
曰則程子亦非乎曰程子有爲之言也不達其立言
之旨而但見言心卽病焉其與耳食何異乎且吾
更懼夫舍煌煌之大經亦昧焉若述也讀書論世

窮理知言之謂何矣

含弘正大孔子之言也易簡精切孟子之言也無孔
子無以見吾道之大而幾於隘吾道矣無孟子無
與見吾道之真而幾於淆吾道矣天不生孔子萬
古真如長夜乎天不生孟子聖道真多荆棘乎文
王子曰正大明簡易直截文之要也兼之者其孟
子乎朱子王子庶幾焉或曰如賈董劉楊韓柳歐
蘇也何如曰順理成章之謂文諸子之成章亦似
矣而理未精未精則理弗順也理不順亦自成其
章耳其於道也奚當其於文也奚當

明道先生天姿高學力粹雖無意於文也然多自然
成章之言焉蓋天籟矣

本道而爲言爲書而成章使人讀其書有得於道使
人求其道卽得於文詩書而外孔子之繫詞孟子
之七篇乎戴記雖雜出漢儒而尚存載道之言於
什一蓋孔門之遺響猶在也陸宣公朱文公王文
成則遺響之復振乎惜也未得親炙孔孟而裁成
之相與盡斯道之全量耳斯文之不幸也
生機固而後可望於木之茂生機不固灌之溉之無
益也終於枯槁耳志者生人之生機委頓則生機

息矣故君子之教人也不徒責其功之不勤學之
不進而以鼓其志正其志爲先焉
真知食之足以養生也自不以他物先菽粟真知衣
之足以禦寒也自不以他物先布帛君子真知道
德之足以出死入生離禽歸人也寧以富貴利達
易其守乎

王子曰觀人於廉人品易見而難定也或曰何爲其
然曰衆人皆濁而獨清見之不亦易乎然濁者自
現其真而清者或滋以僞定之不亦難乎雖然定
之亦無難焉然則將何以定之曰廉君子所以潔

身而立德也於已無求於人無與也彼廉而矯是
有意於立名也此人也非爲立名則不廉故其行
矯非其情之所樂也廉而忿是以廉希寵也此人
也非爲得君則不廉故其心忿非其志之所安也
察其情辨其心窮理知人之君子亦可得其梗槩
焉
廉而不劌不僞可謂君子矣君子廉吾之當廉而何
劌何僞之有

王子曰觀人於廉於其用定之是一道也或曰奚爲
觀之於用曰上以致君而不徒以廉希非分之榮
下以澤民而不徒以廉干違道之譽是以廉成德
者也上無致君之具而徒自飾其清節下無澤民
之學而徒邀譽於不取是以廉藏拙者也以此定
人不亦易見乎雖然亦有性廉才短如孟公綽者
盡以此定真僞亦失平允也故曰是亦一道
王子觀紫荆爛嘆曰花如此之盛而終於無實文
王勝之耗實也如此夫君子於此悟崇實之爲貴焉
或曰文非所貴乎曰無文之質俚而難用何可行
也抑文不可勝焉耳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王子嘗見一人曰數盈矣持之以約斯可也不然敗

王將及之未幾而果敗或曰子何前知之明也曰滿
有傾道焉持之約尚可守滿而滿將之不傾得乎
然吾言億而中也

王子又見一人曰危機狹中物無可居之地矣將害
王其成已而果然

一代之興必有與代終始之家其始之者必有異人
之厚德焉故其積善自有餘慶也
居家無事華耗有用有限之財猶淺也誘子弟入奢
靡之途洩一家渾樸之氣害莫甚矣
濫交宜戒必不得已而交其以正始以正終乎

刻薄殘忍鬼神忌之

慎終如始謹暗若明過庶寡矣然理之不窮道之無
聞天理流行未可望也

急則害事緩則喪成相時以動依時而行天祐人助
悔其奚生

靜而後明安而後慮易曰介於石不終日

無妄思而心得其澄焉無妄喜而心得其寧焉無妄
怒而心得其平焉無妄哀而心得其瑩焉無妄樂
而心得其明焉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之論真對
症之良方也心得其澄而自無妄思焉心得其寧

而自無妄喜焉心得其平而自無妄怒焉心得其
瑩而自無妄哀焉心得其明而自無妄樂焉顧端
文寡欲莫善於養心之言止探本之至論也或曰
然則吾子其奚從曰皆從之也學始也以寡欲養心
繼也以養心寡欲始也由工夫以全本體然未嘗
不達於本體而浪用工夫也繼也於本體用工夫
然未嘗畧於工夫而因任本體也卽工夫卽本體
卽本體卽工夫孟子其我師端文亦我師也

吾於志道或猶人矣於體道則未能也於體道則有
志矣於弘道則無力也吾能無愧乎吾敢不勉乎
余每誦子程子一曰不死一曰有下達之憂之言未
嘗不汗浹於踵焉嗚呼可懼哉

吾鑒於陸王之失而工不欲其剽氣不尚其豪言不
爲其高吾見夫陸王之得而體必求其明心必求
其寧行必由乎誠前人之得失本自青天白日吾
之去取亦自白日青天也

佛學本心此言自有說耳非謂言心卽佛學也六經
四子何處不言心乎孟子之言心亦綦詳且悉矣
皆禪學耶善說詩者不以辭害志可也
吾懼諱言心者之言不根心行不本心相率而趨於

偽也敢隨聲而排斥心學乎且又懼得罪於堯舜
孔孟也但吾言心每本性言之又每合存與盡正
與操言之孟子曰心平氣和言必衷其精且微
孟子之功首在言仁義本性善不獨在辨楊墨也
或有以孟子之好樂好色好勇之對爲善於誘君者
王子曰非義之所安而以此誘之是長君惡逢君
惡耳王道本乎人情惟孟子乃知天理之不外人
情也同一情而徇乎私卽爲私情循乎理卽爲天
理公共之卽爲循理私已之卽爲徇私
或疑孟子終身不言易不知孟子之學實本於易何

也繼善成性易中之奧旨也而孟子宗之淵源於
易矣不獨明於仕止久速之爲明易也

窮理盡性易道淵源於此六經淵源於此千古聖賢
之學淵源於此孟子曰心之官則思

陸王之學真則真矣疎原未免取其真而戒其疎庶
幾當其取其真而不知其疎摘其疎而並沒其真
雖皆不明不公也

苟楊翰之言性皆混氣而言之也孟子之言性指性
之真體而言之也論以本公非對學對大且當以
性心之體也天心之原也同條而其貫一體而相成

也論學而以心為誦不蹈佛氏無心之迷即犯佛
 氏非心之訛矣吾儒以本心非佛學佛氏且當以
 昔迷心笑吾儒耳豈原而信之也孟子之言其
 無得於性善之旨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時體驗之
 否則當於情之神感神應體驗之視而並其
 即孺子之入井可以見吾惻隱之真心即呼蹴之食
 可以見吾羞惡之真心即入廟入朝見大賓承大
 祭可以見吾恭敬之真心即一切善惡是非之當
 前可以見吾是非之真心即用可以見體用善而
 體有不善乎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

謂善也

平旦之氣驗吾性善之明証也孟子真善言德行哉
 打徹性善之旨方可言有本之學方可言堯舜可學
 而至也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吾見亦罕矣亡而為有虛
 而為盈約而為泰吾見何多也
 剛毅木訥近仁如薛文清真剛毅之士也
 言而欺人行而欺心皆不知天者也
 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皆不知性者也
 性直是如此難調安可不日隨時煉

好善忘勢吾慕古之賢王焉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吾
慕古之賢士焉

王子觀桃李之謝於俄頃而嘆曰春華之不如秋實
也信然哉或曰華可不用乎曰何可廢也實其華
之實而華即實之華焉斯可矣

王子曰至難知者未至之興衰以敬肆上之雖萬世
可知也或曰得毋亦有不必然者乎曰自唐虞以
至前明白堯舜以至啓禘吾未見敬而不興肆而
不衰者已往者如是未來者能外是耶千百世之
上無一不然千百世之下其有不然耶若夫不肆

而不必興不敬而不必亡非敬之非其道即敬之
猶未至耳非肆之猶未甚即祖宗之澤猶在人與
輔翼者猶有未肆之大臣耳

王子因論一事而嘆曰處事如此之難後生於古人
掀天揭地事業每每妄加雌黃亦只是無論世之
識

名下皆善事使天下皆知名之重即仁人孝子忠臣
王節婦義士可矣今人每不責人之好利而動責人
之好名也抑何歟且不以好利責小人而動以好
名排君子也抑何歟若乃不知自立自信而苟避

豐川全集卷之六
好名之嫌不改自力於爲善之途也則又惑甚焉
聖人以好名責君子賢者而以立名誘中人小人
王子曰孔子其儒之不可名者乎如天之大無不覆
也如地之厚無不載也降此而真儒其曾子乎伊
川紫陽庶幾焉通儒其孟子乎明道陽明庶幾焉
或曰真儒通儒可得而言乎曰知之真行之實仁
爲己任死而後已其真儒乎知之明處之當居安
資深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其通儒乎或曰然則真
儒通儒固不同乎曰學只此學也氣稟之高明沉
潛異其致學問之得力亦遂各隨其氣稟異致耳
不然其視道爲歸究無不一致同歸也

或譏王子之書曰其言大類勸善之書無他奇也門
人以告王子喟然曰有是哉使天下皆勸於善則
比戶可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吾不仕無能教
養我同胞也不以士君子之行期之祝之何以將
吾心乎且吾見在天下者有天覆之生之無容吾言
也在地者有地載之成之無容吾言也吾人耳不
人之念不幾負吾耶不善之勸不幾負人耶吾方
慮吾不能勸人之善與吾言之不足勸人善也大
類勸善之言吾盡吾分矣奇原非所望也

王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吾陋巷下士也卽六合之內亦有不該論者焉或請其目曰務高尚奇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標虛務浮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挾術任數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片善自足一得苟安六合內有之吾弗敢論也吾身以內有身心意知焉與身日接有家國天下焉吾時懼知之有不至行之有不盡論之而有不當也容暇他論乎其言大賤也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知人神之說莫如此言也生死人鬼一之則不得二之則不可知則知其分殊而理一矣賞當功罰當罪明君也罪疑輕功疑重賢君也明君一而無賢君之仁則不恕不恕則流於刻薄賢君而無明君之智則不斷不斷則流於姑息兼之貴故古之君子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並行而不悖焉當之難故古之君子居敬以存心窮理以知言探本而窮源焉

豐川全集卷之七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 學 諸 子 叅 閱
侍側紀聞
不謀道不知道之易離也不入世不知利之易溺也
不求心不知人心之惟危也不養心不知道心之
惟微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正已而無求於人則我何怨於人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則人何怨於我故君子嚴以律已恕以待人

豐川全集卷之七

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 學 諸 子 叅 閱

侍側紀聞

不謀道不知道之易離也不入世不知利之易溺也
不求心不知人心之惟危也不養心不知道心之
惟微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正已而無求於人則我何怨於人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則人何怨於我故君子嚴以律已恕以待人

無不宜之謂義君子精義故遇一事而義禮孫信咸
五備焉無不於人取法可於人取法自具而義禮孫
恕之一字終身可行者不特於世無不宜亦且已德
日以崇不昧人心之非或也亦不昧心不昧心之
行恕而熟幾於仁矣自反而實幾於智矣見義則徙
勇庶幾焉

於恕之一字體之無不盡必其於人情體之無不明
也於人情體之無不明必其於公理察之無不悉
也世有恕人外之於世而咸宜內之於學必通微
通微之謂善思非實際理會不通微也書曰思曰睿

睿作聖聖亦實際理會焉耳或請其目曰孔子之
言九思甚詳矣然由此而更類推焉可也或曰其
如思之不能如是詳何曰思不詳者心之蔽也心
之蔽者志不奮也志不奮者由未思其不可不思
之實耳苟思之而知思則得不思則失得則聖失
則愚聖則人而幾於天愚則人而類於禽也雖欲
不事事而思時時而思念念而思不敢安矣
尊德性不容不道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中庸
正以明本體之全於工夫工夫之不離本體耳一
貫之言非并列之言也

禮所以自立也以為先王之禮不為我設難乎其自立矣自立難吾懼其隨波逐流而不可止也學所以自盡其性也以為聖人之學不可學難乎其盡性矣盡性難吾懼其恣情縱欲而不知返也危矣哉

古之患在好為人師今之患在不知求師古之患在愚不師賢今之患在賤而師貴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為師者尚其以此自問可矣求師者尚其準此求師可矣

朋友五倫之一其實關五倫耳倫士為五行之一而

實貫乎五行信為五常之一而實貫乎五常也朋友而倫常無關道義無關德不勸過不規墮此倫矣孝標絕交之論施之此焉不為過也

程子曰人不學便老而衰美哉言質而味永也然如無關性命身心之學大耄之嗟斯其至矣能無衰乎

待人難克己更難吾未易其難也烏敢不慎烏敢不

或問仙道信有之乎曰有之然非長生之謂也曰可學乎曰君能脫富貴離室家斬嗜好絕情慾精凝

而神靈焉安在其不可學不然者兼營不得也曰
返世不可離然則將聽其衰病促齡乎曰節飲食慎
言語息氣斂心庶幾疾寡而老後乎卽天亦佑之
長年矣君不見仁者而壽亦理之自然耶請問仁
者曰識仁之謂仁者存仁之謂仁者安仁之謂仁
者不識不存不安不仁也

問佛曰見性還空之旨也淵於仙要之同一出世之
宗耳曰佛學見性與吾儒奚異乎曰性豈有異焉
顧吾儒見性之實而一盡無不盡焉故盡已性盡
人性盡物性而贊天地無一之不實也佛氏見性

言之空而一空無不空焉故空世界空人倫並身心
意想無一之不空也虛實皆性而邪正判然矣烏
得同

經正則庶民與與其虛爭門戶而使彼得藉於口無
虛寧實明吾道而使彼自反其行
量而後入斯無悔也入而後量悔何及乎

華言無實不如其已

無行不與言在其中矣聖人旣在行不可見而學也
觀言求行明言行行聖人不啻一堂焉
門戶裂而大道隱吾其於道之大全求之敢拘門戶

哉或曰得毋有包荒之弊歟曰包荒者知不必盡
明行不必盡當其中荒耳道之大道之正也明德
而用以新民新民而體以明德本末終始燦然秩
然焉天德王道粹乎至善之歸也包荒云乎哉
知過速改過力好學者也囊螢映雪不與焉

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孔門之言學如是其全
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孔門
之疏學如是其明也偏言之混言之於大學也奚
與於孔門之學奚與

言學而偏重悟虛見其流弊也言學而偏重修義襲
其流弊也知行一貫流弊庶寡乎

藥期對症且補宜清不可執亦不容執也虛實之不
分寒暑之不辨動曰補中益氣之爲穩也暗喻縱
不殺人亦何能中其實病而已之哉今之言學者
吾惜之

離實言虛是謂憑虛憑虛之道不中不庸
積宜消虛宜補寒宜溫熱宜清疾得平而斯可矣執
滯執補執溫執清卽藥爲病也後世之道不明而
執言學者何以異是

私害公蔽傷明意見之執失其平

孔門言詩之明法綦詳矣後之言詩者推而準之爲雅爲鄭亦可辨也

先王詩教之淵源不可詳考矣然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詩道不從可識乎後世之詩推漢魏三唐矣吾不知按之與觀羣怨何如也按之專使君何如也又不知爲之而面墻不面墻也授之以政達不達使之專對能不能

也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耳噫詩道僅多識耶

見之易踐之難吾滋懼矣言之易行之難何敢不勉吾以今準古而知無不可通也吾以凡準聖而知無不可學也

文中之弘毅濂溪之精粹明道之淵通伊川之直方文公之博厚陸王之直爽高之已至於中行次之不失爲狂狷得聖人會而通之融而化之激勵而裁抑之亦可入室矣惜也皆未得親炙聖人之門也

自孔子在門弟子已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矣具

體之顏子竟蚤喪焉道其孰傳乎夫子之哭爲天
喪有以夫

或問子知醫乎曰其書亦讀之矣然不敢言也曰讀
其書何爲不敢言曰醫書實醫理之所寄也通其
變然後可言其理吾未通其變敢空言乎

以人命試吾藥吾不敢爲也以人命試吾學吾敢爲
乎教子授徒或其任耳

或問地理之說子信之乎曰吾不敢疑然未嘗信也
或曰子其何信何疑乎曰選美土避五患委親體
而安子心吾信之而無疑也有後福獲美報發何

房而妨何門吾疑之而未敢信也且吾於堪輿之
後不必興也又疑之於貧賤之家富興也不求地
而興也勃然富貴之族當亡也亟亟求地而敗也
忽焉尤疑之又讀堪輿書見陰陽之家遇風水風
水可遇不可求之言也而覺積陰陽聽其遇之可
矣求何爲哉故於堪輿之言多疑而少信
或問地理王子曰存天理曰天理於地理何與乎曰
地氣皆天氣也存天理則自得天心天氣通矣地
理不舉其中乎且不見陰陽之家遇風水其言出
地師耶陰陽即天理也風水而遇於陰陽之家地

理外天理亦何有耶

或問子平之理有之乎曰安在其無生剋制化理之自然也然亦安在其可盡信者子不見天地之內一日一時之生不知幾何矣未見有一二符契者得毋天地之化固神變不測而不可盡拘耶且富貴貧賤壽夭窮通既有命矣前知何益不前知何損徒生中人矜喜心憂懼心耳吾懼淺者之易於自畫而惰者之自阻進修也又焉信乎自盡吾分焉斯可矣

異端亂道而害小鄉愿賊德而害大異端在吾道之

外入而亂之中人皆知拒而闕也其害不亦小乎鄉愿賊德在吾道之中彌近理而彌亂真卽賢者尚迷而墮其中焉其害不亦大乎此孔孟皆於鄉愿惡之特深也夫

無濟世之學而以曲學取寵於世無憲世之道而以小道盜名於世君子耻之小人嗤之

不顧害道也而徒取利於衆口此曲學阿世也以之爲儒則不真以之爲臣則不忠

無實盜名君子惡之鬼神笑之

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之所謂硜硜也其在於今竟稱

言空谷足音矣

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易說聖人之致辨於君子小人如此嚴也夫聖人於心術性情間辨人品之邪正善惡如是明也夫防世立教之心亦切矣

顯是公非中人辨之過中之仁公中之私非知言窮理之君子莫能明之中而或聖而或庸或賢或愚喪致乎哀而止激時反本之思也然止之為巨蹈棘

子成之弊矣必也死葬之以禮親喪自盡斯無憾也雖然與其以親喪取悅流俗之耳目而誠不存子游之論亦聖人寧戚之心焉
不得中行而與之自孔子之門中行已不概見可從知矣然聖人則致望於狂狷而後世乃混取於鄉原道何由明哉

道之興廢命也夫命也於人奚尤
毀我者教我者也吾得因其毀而益勉於實焉忌我者成我者也吾得因其忌而益處於平焉甚矣夫世之益我良多也則雖謂毀我忌我無非我師可

也豈獨三人行耶

清而不矯斯君子之清也其朱可亭學使乎
或問六言皆以不好學而蔽不知夫子所言者好如
何之學而後可無蔽也曰好大學或曰六經四子
以及先賢先儒之言學多矣何以知是大學曰至
善者萬事萬理之天則也惟好大學也乃能知止
不知至至善之矩昭然焉夫是以理以制事事不踰
理六言盡善而六蔽盡撤也或曰學一也六經四
子先儒先賢所言不皆大學乎曰皆大學也然各
就其所王明之故其爲言也不必備而其爲旨也

非得大賢不能通皆不似大學提宗之爲全體大
用畢該也本體工夫咸具也旨歸天則適協也得
善學者允蹈之固直造於聖人卽不善者力學之
亦不至於執方故大學爲學宗之金科玉律範圍
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孔子之言禮樂也
不如此
明明大道而有不知之人焉吾惜之矣至不知而自
以爲知之人則吾不敢知也

知而言猶恐其知之未至而言之不盡也不知而言也奚為而肯不取之人豈肯肯之矣在不取而不自勉其不足而徒忌人之有餘微特狹中抑無志矣乎時樂云樂云餘謂之乎姑且子之言斷樂也或問孔子之言大德也祿位名壽之必得顏子之德不可謂不大也而祿位名壽當身無一焉天之報施可信乎曰於顏子而愈知天道之可信也且子以報之一身者為厚乎報之百世者為厚乎顏子於今二千年矣公田永資祿何如也爵以上公位何如也復聖永稱名何如也手載如生壽何如也

他人祿位名壽之不必兼而顏子兼之他人祿位名壽之不必長而顏子長之天之報德分明耶抑不分明耶

積德不期報積惡不欲報然而報必及焉天道之公也君子體天以為心故其賞罰必明而生殺必當以選賢任能賞善罰惡為治平之四物孰謂陸子為禪學哉禪有是說有是見耶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此千載言春秋之明法也後儒紛紛亦寡真見矣
吾於丹經神御氣之旨得元首明而股肱良之義焉

於丹經氣留神之旨得股肱起而元首喜之義焉
君臣益一體也使之不以禮事之不以忠明良喜
起何由哉

覺得蚤反得力過斯寡矣知得真行得實德斯進矣
人君而不惑於佞則明矣人臣而不流於諂則忠矣
曰止此乎曰大端斯正也

無未雨之綢繆無未旱之儲蓄其人不可與於成家
居安而不思危處治而不慮亂其人不可與於治
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生民之大命係於穀而尤係於吏吏之不得而徒夜

救焉籌積貯縱貫朽粟紅水旱凶災之來民且不
免流離矣故治國家者以儲粟為要務而尤以儲
才為本圖

聞人善而輕疑者忌人也聞人惡而輕信者薄人也
見人勝已不思學而反排之者小人也見人不及
不加憐而輒輕之者忍人也學不加進者懦人也
識不通微者淺人也見善不遷者棄人也聞過不
改者廢人也不知向聖賢大學之道而斤斤焉飾
小善矜小譽以取悅流俗之口者纖人也
聞人譽已而輒喜者非誠於為善者也聞人毀已而

豐川全集卷之七
輒憂者非篤於自信者也

全體大用對舉而言則有全體不可無大用有大用不可無全體若論脈絡則有全體乃有大用有大用然後見全體真知實行對舉而言則有真知不可無實行有實行不可無真知若論脈絡則有真知乃有實行有實行乃見真知正一體相成初無重輕也全體大用真知實行論條理則體用爲本體知行爲工夫有本體不可無工夫有工夫不可無本體論脈絡則工夫所以全本體故必真知實踐而後體全用貫其內所以至工夫必所知者體全用大而後爲真知所行者體全用大而後爲實行本體工夫正自一貫也

王子一日謂門人曰家營小室適缺一工木匠曰且置泥工而辦此泥匠曰且置木工而辦此遂至於不相爭而泥木之工俱停不行者踰時旣而卒就泥工夫其爭也豈不皆勤於職而急於事哉然且至於兩事俱止而卒泥工之先向使和衷而濟先從其所急辦之爭亦可以無用事亦可以俱辦矣國家用人而各至其事爲其專責之易辦也時值其難而兵不暇爲戶謀戶不能爲兵謀其事豈遂已

豐川全集卷之七
三
哉卒之必爲兵急餉而戶辦之則何如和衷而濟
全之爲事俱就理爭可無事也耶雖然事惟相通也
而後爭可免兩相濟耳故國家設官立制六曹之
事要須有兼通之意而後善卽不然要須有兼領
之大臣而後可耳
不負其志其人可與事君不負其言其人可與交友
不負其心其人可與對天地而質聖賢
無先時之綢繆必有臨時之狼狽自身及家自家及
國莫不皆然夫五日一貫也
行不立異而可爲世範廉不矯激而去後人思口不
多談而以身實體實齋陳公之爲人也

文章華國之言是特謂春華耳賢才黼黻經猷有修
有理有備有咨斯真國華乎必也語文則道德積
中英華發外可以明道術訓斯世垂千秋而光吾
道如孔孟之論孟周子之太極張子之西銘程子
之定性十疏季子諸論學論治之篇乎
理足氣厚渾灑流轉者朱文公之文也語真意摯清
明爽豁者王文成之文也
顧端文心事磊落光明高忠憲操持清真峻潔二類
狂一類狷在聖門皆任道之器也

吾始於賈誼劉向之文好之於韓柳蘓曾之文好之
及讀朱子王子之文而稍知味焉則讀韓歐之文
如嚼蠟矣時或喜其圓捷慧巧好則不復然也
以可亭朱公之清介絕俗而上下敬愛之如此謂三
代之直道不在人心者皆自誣誣人者也

生平最喜陸宣公之言獨惜其時方駢麗之習致令
崇論弘議窘於邊幅耳然要之三代後高識正見
程朱而前僅見斯人也

蘇端明奏議學陸宣公也然較其識論其學則宣公
迥出蘇上焉學之不講而徒摹其言聲音笑貌偶

肖耳顧宣公之學不聞有授受也而正當精實乃
如此其無待而興之豪傑與使在聖門亦四科中
人物也

吾身之不能行而見之言以聳人聽吾耻之故生平
無高論虛論也然無高論虛論而吾力之不加勤
不吾也抱愧吾言亦多矣

尊聖人不如信聖人聖人往矣何從信之聖人往而
言在也言在斯聖人在矣故吾每讀聖人之言而
卽信其言之無不實更信其言之真可行也
無一字不明無一字不誠無一字不切實可行者其

聖本之言乎
王子觀牡丹之開落而嘆曰培植灌溉之者終歲而
花得於數朝吾輩精神之敝於速朽何爲哉且華
實太盛則實寡是亦可鑒也
不能先時而備慮善而動者在家敗家在國喪國即
一身且莫容於天地之間
慕聖者有矣而力學者無之嗚呼此千百年所以不
見聖人夫

或問天下至誠何以遂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
乎曰此至聖事也我何足知之雖然亦嘗聞之矣
夫窮理盡性至命而後爲至誠也則至誠而自能
王窮理盡性至命何惑乎或曰經綸修道之事也可
爲窮理乎曰道即理也窮理而修道在其中矣且
夫引言亦取其大意耳大意得而以意會焉斯可
也
遯世無悶窮理盡性者能之
抱經世之畧而遯世無悶是難能也無經世之具而
無悶於遯世宜耳亦奚以難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言足補前賢
之未及不得謂六經而外無傳言也

周子五性之說合氣與性以言性也孟子性善之旨指理之淵源而言之也合氣與性以言性則有善不能無惡指理之淵源以言性則本無惡而惟有善也
或有詆陸王之短者王子曰有長乎曰亦有之曰舍其短取其長可也且身居堂上而後可辨堂下之得失是非我輩之望二公不啻天上焉用詆又學問之要不係此也
王子嘗謂門人曰家問營屋就省覓一拙匠半日之工終日而不得畢事本同直之廉而不知其費時

耗工而且倍之也治國者不勞於求賢才而備逸之用教子弟者不務求良師而惟便之安惡得不費民而耗子
有政有養有教盜源庶清也其次賞罰嚴明盜發庶寡矣
高窮九天不如人事之實而可行也深窮九地不如人事之切而有用也子所不語者怪力亂神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
一物不知以爲已耻不知其於五常不知五倫不知九經不知也耻乎不耻言有近於名而德不達者

此言與不讀秦漢以後之書之類也。不知今之儒一者如何偏喜稱之。不知其然。或謂其然。或謂不然。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惡。仁者無不愛也。惡親賢之為務。千古達本知要。孰如孟子。孟子曰。富貴而交。君子遠之。貧賤而交。君子近之。富貴迷人。意見更迷。人富貴。迷人可悟也。意見迷者。終身焉。

家有癡僕。每饑而使之。必情怒而語忤。因嘆曰。以千百國之民之眾。其間愚癡。巧慧與夫雄悍奸猾者。不知凡幾也。可令其怒而忤耶。故古聖王之臨兆民也。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兢兢乎使之。以時殷殷乎食之。謀足焉。

量才而使。龍聾喑啞。可使辦一事也。用違其才。復掣之肘。雖才智高明。莫能自展尺寸矣。故明主用才。欲其當而任才。欲其專。

莫智於合眾人之知識。才能為已用。莫愚於以一己之智識。才能廢眾人。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嗚呼。此舜之所由獨以大知稱乎。

於他人察及淵魚。而身中之善惡。不能明門內之情。

形不能察此之謂浮智

能見已過謂之明能改已過謂之勇察人勝敵其次

也

不托大而無實不務廣以自荒務本之君子也

其言以合衆人之吹蕭下管為日其莫與以一日

其言以合衆人之吹蕭下管為日其莫與以一日

其言以合衆人之吹蕭下管為日其莫與以一日

其言以合衆人之吹蕭下管為日其莫與以一日

其言以合衆人之吹蕭下管為日其莫與以一日

其言以合衆人之吹蕭下管為日其莫與以一日

豐川全集卷之八

主存省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 參閱

侍側紀聞

蒙以養正聖功也孔子之言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惠之心孟子之言也孔孟淵源一脉矣

知微知章知柔知剛精義入神者可語於此溥博淵

淵泉而時出之深造自得者可語於此

國治於和家安於和禮所以節和而振其氣也和而

無禮不久乖且亂矣

隨俗而處多喜直道而行多怨然吾不忍以彼易此
唐虞以前難考稽矣二帝三王帝王之盛規也而堯
崇德首推欽明舜德特著允恭夏禹則祇台德先成
湯則聖敬日躋文王昭緝熙敬止之詣武王拜敬
勝義勝之書古聖帝明王莫不敬以作所也蓋若
合符節矣
生知安行宜莫如堯舜而諄諄乎敬欽二字不置口
豈不知道之出於自然歟嗚呼學者不講於道法

之淵源而每喜張皇無爲自然之說爲元諦未講
於歷聖之心法也

真知天命之謂性可言道矣真知率性之謂道可言
教矣然非真知修道之謂教微特其教非也性道
何有哉故工夫以本體而真本體以工夫而全非
真體並非實功無工夫並無本體世儒喜言不假
修爲噫嘻修爲可廢耶
道者渾淪之禮禮者條理之道言禮也而以道爲虛
無空寂言道也而以禮爲煩瑣拘牽道非其道而
禮非其禮矣

或問鬼神之有無者王子曰子問造化功用之鬼神
歟抑問變幻禍福之鬼神歟問造化之功用也則
觸目盈眸察乎天地者皆是也問變幻之鬼神則
吾未至陰府而見所謂十帝閻羅六道輪迴天堂
地獄也安敢爲君道乎然以造化之功用如此神
人間善惡之報如此明縱非有十帝閻羅者主其
案六道輪迴者昭其報天堂以處善地獄以置淫
要豈漫無主者而惠吉逆凶眞若影響如是歟曰
既不見此能禍福人之鬼神不知主此吉凶者上
天之何神歟曰我亦未至於天之上何敢知其爲

何神然詩書言之矣或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或
曰帝謂文王或曰天監在茲或曰天命靡常或曰
天道福善禍淫曰天曰帝應必有爲天爲帝者在
故禍福昭於不爽乎

或問變怪之事信有之乎王子曰以人心之靈也時
而景星慶雲時而妖星厲鬼無不有也矧所以生
生萬彙之靈樞何所不有乎且夫明有禮樂有王
法而鬼怪百出者且令人不可詰安在冥幽中無
禮樂王法之區能使變怪不作歟然君子道其常
何需乎變怪之是語也

劉子政五行傳倣洪範庶徵之義而危言之其老成
憂國惕時之旨乎然而言徵必實其事言應多不
可據反使人謂其穿鑿不可信而易心生君子亦
言天難謀命靡常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已不敢
以無稽之說震中人也

九流百家窮源而論皆道之支流也然流而不反源
遠而支遂分矣故君子道探其源學務其全而不
欲爲爾

行不至而言焉言必浮明不至而行焉行必墮故君
子身之所至始敢言察之既精始敢行

道聽塗說德之棄勸說雷同道之賊聖人之訓不其
明且嚴哉

吉人之辭寡吾有愧焉躁人之辭多吾其戒之誣善
之人其詞淫吾或免乎失其守者其詞屈吾知懼
矣

王子讀孟子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之言而嘆曰吾於
孟子非好辯之言心有戚戚焉知我罪我聽之而
善已

過而遂生平無此過而改終身是依
言而不當過也言而不時卽非不當而亦過也當其

可之謂是實當其可之謂時耳時不可焉有是者
故君子析義必精而後發也

義不見不知徒見不行不勇不知愚不肖之過其罪
小為其無知而悞犯也不勇賢智之過其罪大為

其知之而故犯也

敬授人時先王之重民命也如此夫欽哉惟時亮天

工先王之慎任官也如此夫然亦所以重民命也

孟子曰民為貴古之賢王其達此旨夫

或問月中影果丹桂柳山河影也王子曰身至而後

心知心知而後可言吾生平未至皇居不敢言皇

居之何象未至幽府不敢言幽府之何景未至月

宮敢定月中之何物乎然吾未至皇居而曾至者

多矣故吾於前人之言皇居者信之吾未至月宮

與陰府而更未見有至月宮陰府者故吾不惟不

敢言也並於人之言亦不敢信焉然吾不為愧也

吾愧人道之當然不能知不能至者實多也

觀孔門之問仁孔子之答仁而仁道可想見全體矣

執一方以言仁吾懼未滿其全量也

從孔子於陳蔡者十人耳而成就者四科不必皆同

而殊無不成也無不成而究不必同也觀孔子之

成材而孔子之用材可知矣究不能得志而操用才之柄春秋七十二君間良才棄於大匠之旁者可勝道哉孔子之不幸當時人才之不幸也夫

孔子布衣也終身轍環而相從若顏閔游夏輩者屢更患難而不易其志當時豈遂知騏尾之附哉在三之大義見之明守之定耳識何高心何誠也其不謂之十哲也何謂

王子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周時卿大夫身歷宦途之艱而思返於實務也如是夫一介置寒稼穡不知農耕不事而但以四方爲糊口之地文墨爲糊

口之資其亦不講於實務矣或曰然則孔子以樊須之請學農圃而小人之也抑何居曰謂其志在於此舍大人之學而甘心作農圃之民耳豈謂農圃者舉小人耶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經歷實得之言也何得以老氏之言忽之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集古今矣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德契天地矣道法於此備焉心法卽於此可想見也善言祖者莫如孫吾於子思子生高山仰止之思焉

中庸言篤恭之德而至於無聲無臭幾於化矣幾化而後可言至也故君子之學期於知化然功基於爲已知幾故君子之學尤莫要於擇善固執可然不學詩無以言言非五七言之謂也吾願習詩者思之
三百篇而後達詩之本旨者王文中程朱白沙數公之說爲近之其餘詩話詩說詩規皆爲詩家氣象機括格律風韻作史臣耳於詩旨無當也
觀孔子之叙書而見後世之史多泛濫也如有聖人者起而準道法以定書卽司馬溫公朱文公之編

輯尚宜刪訂

孔子之定書惟取其關於道法後世之述史惟恐其遺於事實事實詳而道法畧孔子刪書之意溼矣
吾讀子文中子書而生志周學孔之思焉吾讀子周子書而得主靜無欲之旨焉吾讀子明道程子書而得識仁定性之旨焉吾讀子張子書而得智禮成性之旨焉吾讀子伊川程子書而得敬義夾持之旨焉吾讀子朱子書而得守先待後之旨焉吾讀子陸子書而得簡易之旨焉吾讀子王子書而得直捷之旨焉王周程張朱六子者吾之補中益

氣湯陸王二子者吾之加味清涼散也補中益氣
湯扶吾羸加味清涼散消吾積吾感取益焉故吾
不忍偏廢也必也梁肉以養吾太和則鄒魯吾日
用飲食矣

惟善以爲寶故治國者不患國不治而患無善人治
家者不患家不興而患無善子弟修身者不患學
不進而患無善志

仁親爲寶後世嗣國之君知此者寡矣大學安得不
取舅犯之言

王子觀築壁者而嘆曰下厚則上穩爲民上而削薄

其民是自削薄其國基也

民生不遂則多怨心民不知義則多悖志怨心生而
悖志萌饑饉水旱皆亂亡之因矣故古之賢君與
斯民謀其衣食如不及明其教化如恐失故民安
國固雖遇水旱災荒而民無流離動擾之患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古之聖人其
於斯民安全生養鼓舞提誘之至不啻切於保赤
三焉是之謂大君作民父母
王子觀蒸地黃者必九蒸九晒而嘆曰古聖王政以
道民刑以齊民矣而又必陶民以禮淑民於樂非

好勞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矣而又必寬以
士居之仁以行之非多事也禮而與曰古聖王死以
三代以後禮陶之義已微然尚有存焉樂淑之義則
蕩然矣嗚呼時雍風動難矣哉夫不古則外未
民格於德化不格於刑知文誥之虛文故事乎
觀孔子之敘書也約要叙春秋也簡嚴而知後世史
臣之泛濫流溢也道法何從而正之
古今之時勢異矣要之仁則榮不仁則辱有德則興
無德則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千百世如一轍也
窮理更事之久而後知所以處人之情也然則得御

人之術乎曰於誠之中得通變宜人之術非於誠
之外得籠絡愚弄之術也然則君子不廢術乎曰
術胡可廢也道有道術焉仁有仁術焉智有智術
焉即醫亦有方術焉術之爲義言乎爲此事之方
之可用也豈悖義哉君子特惡夫道德仁義之不
知而專尚權謀變詐之術耳心術無不善而
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古之人有言曰正者謂之
經不知夫正而協其宜即權也又言曰變者謂之
權不知夫變而不失其正即經也經權者一體而
相爲用非異事而各爲體也

或問前知王子曰問術者之前知乎抑聖人之前知
乎如聖人之前知也則吾聞之如術數也則吾不
敢知或曰胡爲問聖人之前知而不敢知術者之
前知且以爲不能知可矣胡爲曰不敢知曰聖人
之前知觀善而知其爲將興之禎祥觀不善而知
其爲將亡之妖孽吾信其爲理之有也亦嘗用而
試之或中矣若夫假龜卜探蓍策雖六經史傳記
誌中多載之吾且疑其難據也而况如所謂六壬
奇門之不經吾敢學耶不學而吾敢知耶或曰
或問前知之數可信乎王子曰理則宜信數不必信

也或曰古今相傳以數前知者衆矣子奚以爲不
必信曰信其理修德趨吉去惡遠凶斯可矣信夫
數將稽數宜吉道可不必蹈乎稽數宜凶德可輟
於修乎吾懼夫信數之未然而反以墮理之當然
也將焉用信

多欲是病寡欲卽藥惰行是病敏行卽藥多言是病
寡言卽藥托大成悞拘執亦錯因其有餘不足而
激勵裁抑之以中正是謂神明之醫而當可之藥
諺有之曰有曲木無曲匠此言繩墨規矩之皆出於
匠也爲民父母師長而聽民有奸回邪枉焉政將

焉用

王子曰君子不以言媚人不得已而言其祝乎或曰
祝非媚歟曰君而望以堯舜臣而望以稷契同儕
而望之以爲聖爲賢規箴勸勉之意在其中矣不
亦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勸乎
言無虛浮行無矯僞有耻之君子也

名不副實君子若撻於市朝

食祿若愧可以事君聞譽而懼可以進德

選賢任能信賞必罰治天下之八字符竟收嚴擇久
任超遷選任賢能之八字符治道亦自有參同契

也

挾鄙夫之情狀甚鄙夫之流禍聖人之惴惴於鄙夫
也如是夫

忠厚者聖人之心謹慎者聖人之言而於鄉愿則詆
爲德賊而惡之也甚摯嗚呼後世每喜講於鄉愿
之道以爲善身善世之良術也抑獨何哉

諸葛忠武有宰相之德陸宣公有宰相之學王荆公
有宰相之執持張江陵有宰相之才然然而人品
高下迥別則心術意見公私之別也故君子貴聞
道

吾夫子以四教成四科之才其猶化工以二氣曲成萬物而不遺乎後儒每就其性之所近以為學即就其性之所近以為教稍不合即加排擯焉成德達材亦有矣其於曲成萬物恐遺也

見善而不知慕聞過而不知慚終身暴棄於天地矣論語之論教弟子綱領正當矣輔之以朱子之小學條目亦燦然焉養正之聖功其在是乎

躁以忍治惰以勤治此急則治標法也必也反本還原其主靜立極敬以作所乎

君子忍小以就大不遺大而圖小

大小有成形而無定勢積小不已大斯至矣大而自恃小也忽焉

刑罰世輕世重不可執不容執也故為民父母者法其所宜輕不以刑示威法所宜重不以刑示德與世得其當而已無容心焉

赦者偏枯之事利稂莠而害嘉禾故吳漢不願光武之復用而諸葛武侯亦不輕用於蜀知大體也德以積而大學以累而弘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一善自矜寸長自滿小丈夫哉

斷天下之大疑存乎識而識非窮理不明成天下之

大功存乎力而力非盡性不凝聰明氣質用事者
私智小力涇涇而已

合天下之聰明以爲聰明集天下之才力以爲才力
必能成蓋世之德業統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融
於古今之才力以爲才力必能統宇宙以爲德業存
乎智與量而已

無公心論弗公也無明識心弗公也孟子有公論有
公心也有公心其惟有明識乎然則何以知其有
明識曰我知言孟子自言之矣

蕭曹房杜稱功業吳稽之禹稷伊周斯何如也馬遷

班固稱良史矣稽之尚書春秋斯何如也韓柳歐
蘇稱文章矣稽之十翼論孟斯何如也源遠而流
益分安得有如孟子者溯淵源而歸本始哉

子夏孔門文學之科也而其論學則歸重敦倫論交
則歸重擇人論仁則歸重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論
教則主於教不躐等他如仕學之論小道不爲之
論無非崇實探本之旨焉嗚呼其爲文學也如是
其斯爲聖人之一體乎後世史傳中有藝文矣有
儒林矣吾不知其論述與子夏之論述何如其造
詣與子夏之造詣何如也

講道而道裂未若不講者之爲無虧於大道也雖然
吾見講之而道明未見不講而道明故吾無取乎
徒講而深取乎講之無裂吾道者焉

道取其通不通則吾懼其爲斷港絕河也嗚呼論道
而或重內輕外或詳知畧行通乎不通吾懼由之
者亦難而寡矣

以衛道之心而爲道裂則意見之爲害深也故學莫
患乎意見之私

人情隱伏而委曲非窮理通微者無與辨其同而析
其異

孔子而後孟子其通儒乎吾不能至竊願學焉曰余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惟朱子行之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世之學惟朱子守之早得聖人而師焉當進於
大化矣以彼其志其力而不遇孔孟吾道之不幸
也然其志篤其力厚其造實循而守之者高之淵
乎進於大賢卑之且確乎其足爲修士也真吾道
之先覺而聖道之長城乎

紫陽之爲人也志大而心細語密而造實聖門曾子
之亞子夏之班乎

實得其志實體其心實學其詣實極其造善學朱子

者也口誦而身不行言是而學則非徒摘諸儒不
同之失以爲推尊之道不特朱子心戚也亦負
國家表章朱子本旨矣

論道無公心盡私論也論道無真識縱心公而論不
公也故千古推孟子知言之學而孟子亦自謂其
所長在於知言

言逝而指遠論孟之言也守約而施博論孟之道也
其次則陸宣公奏議濂洛關關之書乎

王子曰孟子謂堯舜性者也湯武身之也余謂堯舜
亦身之耳不自性也或曰子違孟子之言乎曰余

見堯舜之生而兢業矣未見堯舜之生而無爲也
且以三皇沕穆之世而敬勝義勝載皇帝之冊書
安在堯舜以逮三代而率性無爲者且子不見都
俞吁咈者在帝世而益臯陳謨至戒以逸欲乎性
也而安用戒爲又將毋性者以其生而卽知兢業
卽能兢業耶堯舜而兢業堯舜而身之也何疑
無實才則學校空無良臣則朝廷空學校空欲民久
安不得也朝廷空欲國久治不得也
有學不可以無操有學而無操學爲口耳負販之學
有操不可以無學有操而無學操爲堅鄙矯飾之

操論語之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乃一貫相因之言
非分條並列之言也

本心不正脉理皆邪學問所以貴真種子也苟失其
一養無物不消學問所以貴實工夫也本之立者末
必生天德所以裕王道之原也枝之茂者根必固
王道所以達天德之用也真體實功天德王道豈
不同條共貫一體相因哉

禮之大綱大者曰上下之別也制慶文為與時
代損益變通者也必也明於道疑於德達其義通
其變夫然後能明於考諸三王不謬建諸天地不

悖質諸鬼神無疑百世俟聖不惑之旨耳故戴記
升書不易讀欲刪定折衷成一不刊之書真足與
易書春秋配也正未易言爾

道不可離事離事則道為虛器事不可離道離道則
事為粗迹書載二帝三王之道法也而皆唐虞三
代之事春秋載五霸列國之事迹也而備聖人褒
貶勸懲之義後世之議道而離事吾惑焉後世之
述事而遺道吾益不知其謂也

或問書春秋皆經而實史也書詳唐虞三代聖賢之
言行而春秋特括其事為之迹書之而言行之詳

不備何也曰此聖人隱意而精義也二帝三王乃
可法之言可法之行備錄之所以示法也周之東
遷王不王侯不侯僭亂無章之迹耳書以示後不
且導亂誨僭乎又何述焉故畧其言行之實而特
正其事爲之迹若曰使後世亂臣賊子知懼斯已
矣然觀書與春秋而見聖人之有悼心也或曰春
秋之作謂聖人之有悼心可矣書則唐虞三代道
法之隆也而何以悼爲王子曰統此世也唐虞三
代何其治春秋何其亂且唐虞三代之法班班在
也而亂若是其悼心不滋甚乎然而責望之心滋

殷矣

觀孔子所刪定之書但取大經大法而畧其細小春
秋之作但正名辨分而不詳其僭亂事迹而知後
世之史非得大君子一準道法而爲之權衡也不
可綱目一書調之繼獲麟而作豈誣也君子取其
大而畧其細中間是非之小小出入也何損乎
春秋之作但正名分不備亂迹子不語亂以是見之
史必明於聖賢經世之道法而後善惡乃可勸戒後
世之論史者動曰史具三長而曾不及於道卽其長
亦短也而况未必長乎嗚呼後世之史吾見其異

於春秋之勸戒矣

文中子謂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卽其言而古今史傳之得失舉可知也不謂之言約而當不可也

今日談史者動推遷固而文中子則謂遷固之史記繁而志寡史之失也自遷固始古今人識之迥別如此然要之遷固之失匪獨志記之繁寡也道法之不明律以聖人之筆削十八祀濫流溢耳

小雅湛露之詩君之燕臣也魯頌有駉之詩臣之燕於君也湛露則曰不醉無歸有駉則曰鼓舞胥樂

君臣之間可不謂燕樂無間乎然湛露歸於令德令儀有駉終之有穀貽孫則樂而不淫和而不流士大夫樂同天地之和而大禮仍同天地之節矣不然者幾何不同長夜之飲又幾何不爲導亡之具哉乃知古之盛時不特宣之篇章發乎性情者必止乎義理卽君之特臣臣之事君根於至性亦必約以大義故能和易而無猜中正而無失以此成交泰之風而臻明良之盛爾後世反此則雖謂君臣之間有詩而無詩有樂而無樂也可矣

昔文中子論詩曰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

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聖人採之以觀其變嗚呼由是義也漢魏隋唐有
知此者乎如斯人者乃可與言三百篇也蘓李李
杜詩之支流應劉沈謝詩之餘波耳豈足當風雅
之旨哉

陶詩真然山林之音耳杜詩摯亦未敢當乎雅也必
也存什一於千百則杜詩猶庶幾焉

王子讀白沙集謂門人曰白沙謂子美詩之聖其然
與恐聖不如是鄭衛之淆雜也然其心悲其音壯
倦倦憂國之意時有形焉其詩人之有性情者乎

陶以先王之禮樂或庶幾焉至謂堯夫亦別傳不
免以聲調論體制矣堯夫時鳥鳴春秋蛩吟秋耳
渠無顧於漢魏亦並不知有六朝隋唐也然於邵
有取焉亦知詩之言耳

昔之論學也患不明今之論學也患不平不明而平
猶在也不平而明並失矣故昔者論學之患一今
者論學之患二然則何能使二患之不作乎曰奉
大學以爲宗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焉弗通弗敢
措也明其庶幾乎準孔孟以爲極而論世原心捨
短取長焉弗公弗忍安也平其庶幾乎

行之而知始真君子欲明善也其必盡性至命實履
乎至善之途而心晰其本末終始乎

大學以誠宗而時學審問則思思則得道

善論學之說二為服時論動二患之不其平

論其不平而因道夫矣昔者論學之患一今

昔之論學也患不問今之論學也患不平不即而平

亦其為亦其情之言耳其情也其為

王果無道也其情亦不映其六國則無也然其

矣以論論論論矣矣夫抑息則春林從今林狂

固以夫王之斷樂如無幾焉至斷矣夫亦限斷不

